

长者和赤子

徐建融

长者之心

记得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放学回家都兴高采烈地人未进门声已入室：“爸爸！我又得了一颗五角星！”然后把作业本推到你的面前，翻开，又一颗红灿灿的五角星赫然在目，有时还有简短的赞评。不久之后，当上了班干部，回到家中却颇有不满。问她原因，原来，今天收作业的时候，偷偷翻看其他同学的本子，全都是打的五角星！

再后来，我们学校相继设立了美术学的硕士点、博士点。常有研究民国美术史的同学，从图书馆中搜罗爬剔旧报刊，发掘出今天早已为美术界遗忘的某一小名头，在当时竟得到了蔡元培等显要人物高度的题辞褒奖。于是，便以此为课题，完成论文，充分论证了该小名头的卓著成就和重大贡献，堪称民国大手笔，而后世的今人把他遗忘，实在是非不公、不公、不公。这篇论文，自然也因而成了“填补民国美术史空白”的优秀论文。

由此又联想到韩愈、苏轼等唐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，当时的文艺青年多有向他们请益的。他们对年轻人的批评，一定是讲他们的优点多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几乎不讲不足。而事实上，为他们所爱掖、推许过的青年，后来真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、作品来的，十不二一！原因何在呢？是韩、苏没有眼光吗？并不是的。

虽然，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，文学艺术家们谈文艺，大多自恋而卑人，年轻人在他们眼中，更是百无一可。但韩、苏包括蔡元培等，尽管在文艺上有卓绝的成就、高标的风华，他们的志向却不在于文艺而在“志于道”，其弘毅的精神，在“行己有耻”、“为仁在我”；至于文艺，在他们仅“游”而已，不过是“德之糟粕”。所以，事关道义，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、指名道姓地抨击背离道义之人，虽权贵而不畏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而对于文艺，牵涉到具体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则往往只言其长、无视其短，非无视也，乃不言也。这就是韩愈在《原毁》中所说的：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”而绝不是“文人相轻”的“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”。即使一个极其平常的普通人，在他看来也必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以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以为艺人矣。取其

一、不责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旧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”然而，被他们表扬过的年轻人，知道了他们这个“秘密”，高兴过后却不高兴了。

有一个李翊，贞元十七年时拜谒韩愈，极得器重赏识，韩还给他回了一封《答李翊书》，著名的“惟陈言之务去”句即出于此。文章的开头，更高度称赞他“书辞甚高”，“道德之归”指日可待；次年，权德舆主持礼部考试，祠部员外郎陆修为副，韩愈郑重推荐李翊于陆修，遂中第。李翊得到韩愈如此高的评价、期望和提携，心里当然非常高兴。但不久却发现，原来这样的赞誉，并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专利，而是每一个向韩愈请益过的年轻人都能享受到的公益！如“出群拔萃”（崔群）、“语高而旨深”（陈商）、“吾子非庸人”（李秀才）、“年少才俊，辞雅而气锐”（樊秀才）、“才高气清”（孟东野）、“后生可畏，安知不在足下”（刘秀才）等等。这就使他颇感不爽，便再次上书韩愈，质疑他对后进“泛爱无别”，没有对自己作特殊的看待。

为此，韩愈又回了他一封《重答李翊书》，说明“君子之于人，无不欲其入于善，宁有不告而告之，孰有可进而不进也？”就是没有长处的，也要表扬他的“长处”来鼓励他，哪有确具长处而不表扬他的长处呢？不同的年轻人来向我求救，“虽其心异于生，其于我也皆有焉”，都是希望上进。如果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打击，“言辞之酬，礼貌之不答，虽孔子不得行于乡，宜乎余之不为也。”我希望年轻人到我这里来，是来“求益”的，而不是来“求知”，然后拿我的评价来显耀“其身而使人不可及”的，则你又何必“汲汲于知而求待之殊也”。“贤不肖固自有分矣”，对每一个年轻人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鼓励他的优良，至于不足，改进，是要看他自己的觉悟的。希望你“急乎其所自立，而无患乎人不已知”。最后，以“属有腹疾，无聊，不果自书”作结，颇有一点不耐烦的意思。

君子成人之美而不言人之不善。这句话的前半是孔子说的，后半则为孟子所说。我很早就把它们合而为一，但直到最近读到韩愈的《重答李翊书》，才真正明白到它的意义，也进一步明白了小学的老师、蔡元培、韩亦，包括自己所接触到的诸多前辈对后生的一片长者苦心。

赤子之心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力倡“纯粹美术”而重“赤子之心”，尤推崇李后主、宋徽宗和纳兰性德，不以世俗功利而以“自然”观物写情，“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”，“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”，甚至“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”云。

何谓“赤子之心”？即李贽所论的“童心”，未受“闻见道理”“污染”的“真心”，因一己之欲而无所禁忌地得失悲喜的“私心”。故曰：“赤子之心”，“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”。作为一个“小皇帝”，他是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的，别人都必须让着他。与此相对的便是成人之心，它不纯粹、不单一，而是伴随着阅世的深浅而有善恶错综的复杂性，以“闻见道理”制约自己的本性应对人事的关系。“赤子之心”都是一样的，成人之心则各有各的不同，无非一个人从赤子走向成年，能永葆“赤子之心”的少之又少。李煜的《虞美人》是“赤子之心”的千古绝唱。词作于破国后被拘汴京，虽然衣食无忧，但遥想当年在金陵时随心所欲的车水马龙，不啻霄壤。从成人之心，作为人家的阶下囚，即使不作慷慨玉碎，不作卧薪尝胆，也一定懂得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，而万不会表现出怨天尤人的不满。而他却不知隐忍，不加掩饰地回首故国，怨怒一江。于是，最终落得一个被鸩死而收场。

不过，宋太宗实在是以成人之心高估了后主的“赤子之心”，包括后世把此词当作爱国主义的悲歌，也完全未得“秉笔人之本意”。在李煜的心中，其实未必有多少政治上的“故国”观念，他所关心的只是“故国”时的寻欢作乐。而现在，过着囚犯般的简陋生活不论，还处处受到管制，自己想要的得不到，

不想要的却强加给你。这就是王国维在《红楼梦评论》中所说：“生活之本质何？欲而已矣。欲之为性无厌，而其原生于不足，不足之状态，苦痛是也。”王氏认为，因欲之不足而引起的苦痛有二：一欲既偿，什百欲未偿；诸欲悉偿，更无可欲之对象而生厌倦。这种“人生皆苦”的理论是否可取姑不论，何况“生活之本质”不仅止于“欲而已矣”。但论后主此际的苦痛，更不在一欲既偿什百欲未偿的不足，既不在诸欲悉偿而生的厌倦，而主要在“故国”时得偿百千欲而今一欲难偿的强烈落差。设使宋太宗给他所偿的是千万欲，以他的“赤子之心”便不会生故国月明的怨思，反会生“乐不思蜀”的欢喜了。

说起来，阿斗刘禅其实也是一个扶不起的大小孩，只是他没有后主那样的艺术才华而已。正因为是“大小孩”，作为亡国之君，苟活于敌国的拘禁，他却会觉得“此间乐”，无怨尤地做着“安乐公”。李煜、赵佶、纳兰，才华盖世了吧？但在处世中又何尝扶得起来？才干，在“赤子之心”者，只有当它被用于文艺创作才可以有大的成就；除此之外，大到治国、理政、领军，小到务农、作工、经商，都是不可能扶得起来的。

那么，文艺创作是否有“赤子之心”才做得出成就，而成人之心就做不到呢？也不一定。若屈原、杜甫、韩愈、苏轼、陆游，皆有“抱负”天下的担当，“如此者，世谓之大诗人矣”。但在静庵看来，他们的文艺却是“无独立之价值”的非“纯粹美术”！但社会之需要艺术，既需要“自然”的“纯粹美术”，也需要“阅世”的“依存美术”；“赤子之心”可以保证“纯粹美术”之真，成人之心则可以教化“依存美术”之善。此亦西哲所谓文艺有两种，一“服务于闲适之心情”，一“服务于崇高之目的”是也。

而且，事实上，即使对于“纯粹美术”，王国维虽然推重“赤子之心”，却也并非绝对许“赤子之心”，在《人间词话》中，同属“纯粹美术”而被置于二李（璟、煜）之上的冯延巳，便是一个机心深重之人。对于自己在官场上的坎坷起落，他从不直抒怨尤的情感，而总是“和泪说严妆”，借“闺思”来隐晦地表述，与西蜀庄的“弦上黄莺语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，单论情感的深挚痛切，后主毕竟要比正中天真得多，所以也更感人动人。这就像讲到可爱，“赤子”婴儿一定是胜于老成尊长的。

悟空喜欢当外公

陈大康

《西游记》故事刚开始时，孙悟空连个名字都没有，后由菩提祖师辨析“猢狲”一词而取名：“猢字去了兽傍，乃是个子系。子者，儿男也；系者，婴细也。正合婴儿之本论。教你姓‘孙’罢。”悟空很满意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自今就叫孙悟空也！”花果山众猴知道后也都“鼓掌忻然”，从此“一家孙、一国孙、一窝孙矣”。不过，菩提祖师虽为他取了名，多数场合却都是直呼“猢狲”，悟空也“满脸陪笑”，欣然受之。

猢狲是灵长类动物的泛指，原是中性的词，但用以喻指人便为贬义，南宋的厉德新还写过篇《树倒猢狲散赋》。可不，等悟空再次听到“猢狲”，就已知道这是侮辱性称呼。巨灵神率先开骂，他去花果山讨伐第一句话便是“欺心的猢狲”，后来二郎神也接着跟骂。随着故事展开，这样辱骂的人不断增加，就连如来也曾骂过“刁猢狲”。骂得最多的是唐僧，但他是师父，悟空只得忍着；八戒常是背后偷骂，而悟空训斥他的次数更多，而且还要动手。对于妖精骂猢狲，悟空决不容忍，作者交代得很清楚：“行者最恼得是这‘猢狲’二字”，他的反应无例外的是“咬牙发狠举铁棒就打”。

另一辱骂的词汇是“泼猴”，骂得最多的仍是唐僧。这个词的使用有点讲究，常是悟空干了惹人讨厌的事且又要点撒泼之时，泼者，凶悍、蛮横、耍赖之意也。孙悟空在五庄观意气用事，将人参果树打得“叶落研根出土”，镇元子气得接连骂他“泼猴”。此事太蛮横无理，观音得知后也骂了声“泼猴”，这也是书中她唯一的一次斥骂。玉帝曾骂“这泼猴头，出言无状”，因为悟空要求“将天借与老孙装半个时辰”，还威胁说：“若道半声不肯，即上凌霄殿，动起刀兵！”悟空曾将兜率宫的仙丹全偷吃了，“如吃炒豆相似”，太上老君对他自然也是以“泼猴”相称。铁扇公主骂“泼猴”的理由也很充分，儿子红孩儿见不着了，悟空还要强借扇子，牛魔王则更多一层理由：自古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悟空却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，故而不仅骂“泼猴”，又要骂“猢狲”，而且还要理论一番“朋友妻，不可欺”的道理。被骂“泼猴”时，悟空不像是听到“猢狲”那样反应强烈，也许是自己也感到多少有点理亏的缘故吧。

孙悟空最反感的是称他为弼马温。当年他不懂官场上那一套，封个弼马温便“欢欢喜喜，与木德星官径去到任”。他还干得挺巴结，“日间舞弄殷勤，夜间看管殷勤”，那些天马都“养得肉膘肥满”。等到终于弄清楚这只是“未人流”的芝麻绿豆官，悟空勃然大怒：“这般藐视老孙！”“下贱之役，岂是待我的？”从此，“弼马温”便成了他的奇耻大辱。西行途中遇到的第一个妖精是熊罴怪，他问了一声：“你原来是那闹天官的弼马温么？”悟空“听见这一声，心中大怒”，作者特地解释：“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”。书中最后一个妖怪是天竺国的假公主，悟空搅黄了她与唐僧结亲的计划，这只月宫玉兔便发狠道：“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马温！”作者又解释说：“那大圣恼的是弼马温三字，他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举铁棒劈面就打。”若普查一路上那些大小妖精，可以发现除了第一与最后一个，其他妖精虽也骂“猢狲”或“泼猴”，但“弼马温”三字却都绝口不提，也许是不想过于刺激孙悟空。不过，妖精不骂，却骂人骂，骂声就来自取经队伍。唐僧骂过两次：他在乌鸡国按悟空计划行事却被太子捉拿，于是便骂道：“你这弼马温！专撞空头祸，带累我哩！”另一次是悟空杀了人，唐僧将他赶走余怒未消，说了句“被那弼马温着了气恼”。唐僧怎会知道弼马温的故事？悟空对这段历史自然是讳莫如深，消息来源只可能是八戒，须知沙僧从未骂过“猢狲”，更没骂过“弼马温”，八戒却是一路上骂个不停。早在高老庄首次相遇，八戒就已开骂，大概是武艺、神通都不如人，急需寻找一种平衡感。弼马温只是“未人流”的差役，而自己却是官拜天蓬元帅，两者差异大着呢。“弼马温”三字可以传递一个信息：老猪当年比你牛逼多了！八戒一路上骂顺口了，有时还会玩出些创意，如“天杀的弼马温”、“无知的弼马温”、“油烹的弼马温”、“马温断根”之类。说来也有点意思，悟空听到“弼马温”三字就火冒三丈，可是对于八戒，却时常不以为忤。他有次鼓动唐僧让八戒去巡山，随后又告诉唐僧与沙僧，八戒此去肯定偷懒，而且“背前面后，不知骂了多少弼马温哩”。悟空也没少骂八戒，动不动地就是“惫懒的夯货”，师兄弟间的言语交锋不断，也算是漫长枯燥的取经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吧。

一路上骂声不绝于耳，同时恭维声也源源不断，最常见的便是“大圣”，齐天大圣之简称也。这是鬼王的发明，他归顺花果山时的建言献策赢得了信任，悟空“欢喜不胜”，立即下令众猴，“自此以后，自称我为齐天大圣”，并“传与各洞妖王，一体知悉”。被唐僧驱赶回花果山后，他的要务之一便是重整旗鼓，上书“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”。尽管齐天大圣只是“不与他事管，不与他俸禄”的虚衔，但与各色妖魔鬼斗战时，悟空总要炫耀一下“凭本事挣了一个齐天大圣”的光荣历史，可是妖精们不到被降服，谁都没有自觉地称他为“大圣”。相比之下，倒是天庭的大小官员

喊得爽快，因为玉帝从未下发通知取消这个仙职，大家按官阶相称其实是官场通例。至于官场最下层的山神、土地，他们恭恭敬敬地口称“大圣”又另有原因：“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好歹就打哩！”看到眼前跪着的山神土地，悟空很是享受，倘若知道他们背后的评价是“他一生好吃没钱酒，偏爱打老年人”，不知会有何感想。

“大圣”这一称谓只在仙界流行，悟空曾努力地想在人间扩大影响。他从两界山出来后遇到第一户人家就忙着自我介绍“我是齐天大圣”，可是听者没弄懂他在说什么；第二次自我介绍则是起了反效果，听演讲的老汉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那个撞头化缘的熟嘴儿和尚。”悟空无奈何，只得作罢，很快他就发现，另有个尊称在等着他，那就是“爷爷”。观音禅院的院主高寿二百七十岁，却恭敬地尊悟空为爷爷，其他众僧更是个个骨软身麻，跪着磕头叫爷爷。以此为始，从东到西，一路上喊爷爷的不知凡几。当然，他们有求于你，有时还是有人启发过的。悟空对这个称呼很受用，于是推己及人，用到了如来身上。他恳切地陈情：“弟子蒙蒙教训之恩，托庇在佛爷之门下”。如来佛心大悦，于是率文殊、普贤两尊菩萨出征，“面前五百阿罗汉，脑后三千揭谛神，迦叶、阿难随左右”，天际边排得密密麻麻，何其壮观！唐僧取经史上迎来了最重量级也是最庞大的外援团队，悟空这声“佛爷爷”没有白叫。

“爷爷”一词还不是悟空的最爱，查遍全书，他仅在第六十三回自称过爷爷，他的自我定位竟然是“外公”。有次狮怪被悟空整得死去活来，讨饶叫道：“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！”悟空立即纠正：“只叫孙外公罢。”那狮怪果然改口：“外公！外公！是我的不是了！”自两界山下脱身出来，悟空就喜欢让别人，特别是妖精称自己为外公，在被压五百年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竟有了这样的爱好。遇到的第一个妖精是熊罴怪，悟空追到黑风洞大声催讨：“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！”第二个是黄风怪，又是打回黄风洞口吆喝：“你孙外公在此！”还提醒说：“你外公手儿重重的，只怕你捱不起这一棒！”此后，他又动员银角大王、阿七大王、独角兕大王与金毛犼等叫他外公，直到西天将近，他还对豹子精喝道：“吃你外公老爷一棒！”其间，金毛犼以为来者姓外公名误叫，悟空大喜应道：“贤甥，叫我的？”发现上当的金毛犼很生气，悟空还安慰他：“你叫我声外公，那里亏了你！”悟空的作派还影响了八戒，有次他谎报军情，就遇上是一群妖怪，都恭敬地称他为“猪外公”。

悟空偏爱外公的描写都是作者的设计，而这个作者却不大可能是一些人以为的吴承恩，因为拿这个词做文章会碰上庶出身世的伤疤。他父亲吴锐是徐家的招女婿，被封建礼家，其正妻徐氏的爸爸才是外公。吴承恩又有血缘上的外公，那便是生母张氏的父亲，但张氏只是吴锐后来纳的妾。吴承恩为父亲写《墓志铭》提及其婚姻子女状况时，先写侧室张氏，再言正妻徐氏，这种违背封建礼仪的安排，正反映了他心中的纠结。要他以“外公”这层关系不断地调侃悟空，打破心理障碍恐非易事。

不管是谁作此安排，有关“外公”的情节是有意安排无可置疑。在作品中，八戒曾两次论及悟空的“外公观”，一次是“不是你外公，却教老猪驮他来怎的”，一次是“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”，在作者心目中，“外公”似是最亲密的血缘关系，但为何老是要往妖精身上套却是一个谜，只是那些妖精都不大愿意叫，悟空的意愿落空了。



今天是文汇报创刊八十周年，笔会的作者、文汇报的老朋友王蒙、施大畏、韩天衡特意致贺。



屈子行吟图（国画）施大畏

家什的味道

高明昌

房子是要人住的。一段时间不住人，猛一进去，会有股涩涩的霉味扑过来，你进门须得捂住鼻子。但人住进去后，只需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房子的气味与人的气味对冲，房子就熟啦，霉味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老家的许多东西也是这个样子。比如灶头的两只铁锅子，平时一直铮亮铮亮的，为何？因为锅子天天烧着饭菜。如果几天不用了，锅子就会生锈。那个生锈的情景实在看不下去：锅子就像揉皱了的破烂铁皮一样，锅面会不平，锅底会生出黄斑，生出锅垢来，手指一摸，黑黑。真的不敢想象，雪白晶莹的米饭，会从这个黑黑黑的锅里煮出来。

灶具之外，家里的劳动工具也是这个德行。父亲挑担用的扁担是树做的，不会生出锈斑来。但要是半个月不用它来挑担，扁担鲜亮的颜色就会沉落到肉里，担面就会暗淡无光，也会起疙瘩，而且弹性也消失了。假使天天拿出去挑担，与肩胛上的皮肉接触了，有了摩擦了，扁担马上就会发光、滑爽、圆溜，像是

上了清漆一般，看上去生机勃勃。扁担弯转自如，吃重的力道会一天天增加。人挑着走路，扁担的两头一起一伏，颇显得很顺当，就是劳动的优雅的味道。

镰刀也是这个样子。割稻前先磨镰，磨了几分钟就锋利，割稻时能省好些力气。半天割下来，刀锋白亮，刀面黑黑，镰刀和刀柄就像一杆长勺子，面上乌黑光亮，很光彩，很精神。但不用了，放在壁角落里一天，那个刀口会一下子钝下来，继续冷落它，刀面更要锈蚀了。听起来有点烦，但是喜欢劳动的人也是这个样子，让他休息多了身上反而要酸疼疼，干活了生龙活虎，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。

我们有时候还不比菜园里的蔬菜懂得道理多。吃玉米了，母亲说，种时，先给土地下了肥料，那个玉米呀，就长得高、快、直，身体圆溜，品相周正。没有施肥的玉米个子矮短，棒子细小。母亲说，这不能怪玉米，要怪自己，因为首先慢待玉米的是人，玉米长出个穗子也是照顾你面子。想来，玉米的气量是大的，我们做人的孩子，天天吃母亲烧的饭，穿母亲裁的衣，用母亲赚的钱，有几个人能感恩母亲一生一世，这一比高低全出。

其实，这些小东西，它们都知道人的需要，倒是人常忘记了它们的需要。

